



榕村語錄卷之二十五

性命

汝楫問胸前心之舍。天心亦必有舍。曰。與人一般人醒時。其神在心。睡時。其神在腎。天之心。上在北極。下在地心。又問。春夏陽也。心在上。秋冬陰也。心在下。與人醒時。睡時。相配如何。曰。春夏氣發於上。秋冬斂陽地中。推說皆通。其實何處。非心。人遍身皆心。一毛一髮。皆心也。天亦是如此。

賦性。譬如誥勅。開載職事。福善禍淫。譬如考職黜陟。榕村語錄

卷二十五

性命

此首尾兩頭。皆是正命。中間許多稟受。則皆所謂氣數之命。自記

命字最上一層。是天命之謂。性純以理言。中一層。是陰陽五行。便自不同。是以氣言。後一層。却以人自感召為主。又以理言。合而言之。總是一理。中間氣數之不同。孟子說得妙。君子不謂命也。如朝廷命官。子之勅書。令盡職守。是君之正命。後來三考黜陟。亦是吾君正命。至中間僚友齟齬異同。到底算不得君之正命。

以君命譬天命。最明切。易曉。給這勸書是命。領這勸書是性。繼之者善。在方給之初。成之者性。在既領之後。鍾旺

聖賢說義理。卽兼利害。朱子深議左傳好夾著利害。說其實降衷之命。與吉凶禍福之命。一也。二之則不是。所以見乎著龜。動乎四體。惠迪吉。從逆凶。福善禍淫。無不兼說。

問人常有未生時。先見朕兆。如曹操未生。便知梁沛之間有真人出之類。此何理也。曰。天地生人。如人

榕村語錄

卷二十五 性命

二

做事一般。其有關係者。尤所著意。未做那事先動。那念便有象了。問有至微之人。不過富貴幾年。未生之前。亦先見朕兆。難道亦是天地著意所生之人。曰。此等人是他後來自家墜落了。想天地初生他。其意不止如是。所以詩書言命。只言後天之命。立命二字。最妙。命可以自我立的。作善降祥。作不善降殃。惠迪吉。從逆凶。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都是說此等命。天生成有一定的命。到得後來變化。其理

又進一層。連天亦不知其然。果有天初生人。本來是極好的。後來自家鑿喪。至滅其算。削其籍。有生來命本平常。因自家積德累仁。至於增其福壽。名升帝庭。問天地至神。如何後來變化。天亦不知。曰。心是人所自有的。人尚不能捉定自己的心。天如何能知。所以佛家說轉輪王是心。那機一轉。大地山河都隨他轉。

天地以生物爲心。而其聚精會神。又在人。所以太極圖上面的。都是爲下面兩圈。而設。不知天地。但觀

樵村語錄

卷二十五 性命

三

人人一生經營勞碌。只是要兒孫好。問人是有知的。固如此。至草木無知。其生枝生幹。生葉生華。歸一結。只是結子。天地之心全見矣。曰。然草木之生。色香臭味。有絕奇者。禽獸蟲魚中。羽毛鱗甲。亦有絕奇者。人乃裸蟲之長。毫無文彩。而天地之全理寄焉。如果實穀種一般。其幹枝葉華皆好看。結成子。便一些文彩沒有。其好處都包在內。問實必有殼。一包住。衣錦尚絅。亦是如此。可見爲己之學。卽是天道。曰。孔子教門。便是收歸到裏面來。這箇生發無

窮堯舜禹湯文武之澤都不如孔子其子孫之福
祿亦與天地終極爲是故也佛氏圓滿二字最妙
圓始滿滿始圓草木之實其圓滿者乃生氣之所
歸也種先圓勾萌甲折便不圓到得結實又圓問
如喜怒哀樂未發是圓的發便不圓到得和仍是
圓曰然

人爲天地之心果然人多錯會其亦讀之累年始解
謂人爲天地之心反一語便可謂天地爲人之皮
殼故愚誕之輩至有疑天地爲無知者卽從此起

榕村語錄

卷二十五 性命

四

也人爲天地之心乃謂天地之精神命脉皆在人
耳禽獸草木皆得天地之性而不能全惟人得之
最全故曰天地之性人爲貴貴者貴於他物也猶
之父母生子父母之精神命脉皆在兒子非謂父
母爲兒子之皮殼也就如一身之中說人之神氣
爲天體魄爲地知識爲人便不是只好說魂之靈
屬天魄之靈屬地周子張子便說得不錯周子以
人之應萬事配天地之生萬物極是張子說乾稱
父坤稱母子茲藐焉乃混然中處又極是

王陽明說萬物一體處言見赤子入井惻然救之是赤子一體也見禽獸被傷欲活之是禽獸一體也見草木摧折欲護之是草木一體也見磚瓦傾欹欲全之是磚瓦一體也又翻轉來說瓦石所愛也使有草木萌蘖屈抑其下則不惜擲瓦石而出之覺心安而理得也草木所愛也使畜牧無食則不惜芟草木而用之又覺心安而理得也禽獸所愛也值賓祭則殺而饗之又覺心安而理得也至人尤所愛也一簞食一豆羹得之則生弗得則死有

榕村語錄

卷二十五 性命

五

路人與吾之父兄並在前舍路人而活父兄又覺心安而理得也此皆其安排而後有者論皆極精某復因其說而推之瓦石無害於人卽觸之不過傷肌而已草木則有腐腸爛胃毒人至死者草木生於肥土而不驕生於瘠土而不求雖有毒草人不食之不能爲災也禽獸得食則爭其尤悍鷙者搏噬蹶嚙無所不至矣禽獸一飽而止過而輒忘人則蠅頭之利不肯相讓盈千累萬不自知止百年將盡竟不少休睚眦之怨沒身不解以致相讐

相殺與戈起戎害遍生民辜及朽骨視草木禽獸
之惡千萬倍矣似乎荀子之言不爲過不知天以
全副本領于人原千萬倍於物所以以不善用之
其機智才力亦千萬倍於物且如瓦石止是供人
之用至草木則能滋益天和培助元氣瓦石不能
也禽獸中如雞犬之鳴吠牛馬之致遠其尤靈者
如蜂蟻鴻雁之類草木不及也至於人自身而家
而國而天下實能修齊治平則財成輔相上下咸
若直至參贊位育彌綸天地雖天亦不能限量他

榕村語錄

卷二十五 性命

一六

草木禽獸能之乎

草木本在下末在上禽獸橫生惟人頭向上如天之
圓足在下如地之方清氣升上濁氣降下與天地
同看來有天地不久便有人邵康節謂天地空間
許多年始生人物未必然唐虞去洪荒亦未必太
遠

指節可以觀天掌文可以察地大抵天地之數至五
而全河圖洛書皆以五居中人手足五指得天地
之數然大拇指與四指不同止兩節又虛而不用

數十二支不用揶指中指長應夏小指短應冬食指無名指一般應春秋後掌高處應山起西北注水於中窪處必定從食指邊洩去應澤注東南至右手方位已變而西北東南不異故曰天地之性人爲貴禽獸便不如此

天地生氣無處不到石蟹在海能走石燕在洞能飛出則爲石此石中所生之禽獸也汗潦之水蛆蠓生焉糞壤之內蝻蚋化焉生其中食其中便肖其形便同其性牛馬草食穀食虎狼肉食不能相兼

榕村語錄

卷二十五 性命

七

也人無不宜是稟天地之氣全也氣全者以其理全也虎狼之父子蜂蟻之君臣何嘗不信篤於人而他則不知以上論命

性之不明也虛齋整菴欲於氣之曲折處見性姚江以昭昭靈靈言之皆難以口舌爭須知氣不過運動神不過知覺而所發之理乃性也如見孺子入井而惻隱能惻隱者氣也知惻隱者神也而惻惻然發於不自覺動於不得不然此處非氣非神乃情之正而性之真也程子稱形而上下爲截斷分

明朱子言太極陰陽當離合觀可謂精切 光坡

性字自孔孟後惟董江都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數句說得好自後汨於佛老都是以氣質爲性以心之靈明爲性至韓文公旣以仁義禮智信爲性却又疑孟子性善之說難道有不好的仁義禮智信麼直到程朱出來把性字說一箇透程朱後又糊塗了伊川說性卽理也蔡虛齋羅整菴輩著實參想以爲天地之氣若偏於陰偏於陽便不是理陰了又陽陽了又陰陰陽得中便是理已經說得近

榕村語錄

卷二十五 性命

八

傍却還隔一層爲甚麼陰了又陽陽了又陰這是天地不能自己萬古不易極純極粹至好的一箇性連天地亦不知其所以然只是不如此便過不得此生理也生理却在心裏所以程子說心如穀種因爲性如此所以動而陽陽是好的靜而陰陰亦是好的春夏之生長固是生物秋冬之肅殺亦是生物人得之以爲性亦是如此萬古剪不斷連人亦不知其何故只是如此便安不如此便不安聖人愛人固是生人殺人亦是生人此處看得明

白憑你橫說豎說道理都不錯知道這道理天地間那一箇物類那一件事情是不與我相關涉的知道這箇却說他是氣質不得說他是心之靈明不得

善固本之性惡亦必尋其根朱子謂陽主生陰主殺主字覺得太重如形體陰也心思陽也豈有形體主於爲惡之理然惡却從形體而生故人以心思爲主而貫徹形體則形體亦善以形體爲主而役使天君則心思亦惡善出於心惡亦出於心如君

榕村語錄

卷二十五

性命

九

命官盡忠效職乃君命也枉法行私非君命也然盡忠效職固憑君命以行事卽枉法行私何嘗不假君命以作威畢竟盡忠效職者君命之本然枉法行私非君命之本然也如此看惡字有根而亦不礙於本性之善矣

知好善惡惡之爲性原不錯但要知何以能知好善與惡惡必我有善而彼之善與我之善合故好之彼之惡與我之善不合故惡之其所以合不合者非我有極善之性何以能然程子以穀種喻性便

是穀種裏面是有的。釋氏以鏡喻性。便非明鏡裏面是無的。穀種是熱的。明鏡是冷的。以善言性。便盡天下人物。皆視爲一體。痛癢相關。公其所有。而已不勞。一團和樂之象。以知覺言性。便以己爲明。視人爲暗。自智而愚人。尊己而卑人。私其所有。而欲分以度人。必有隔闕之象。所以性善之說明。便見得天下之人。皆有性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養之教之。歡欣和厚。佛教以衆生迷妄。思欲度脫。不知上老老。他便知孝。上長長。

榕村語錄

卷二十五

性命

十

他便知弟。何嘗迷妄。總之聖賢仁愛是熱的。佛家慈悲是冷的。如告子之不動心。是死的。孟子之不動心。是活的。活的便是熱的。死的便是冷的。

至尊因說新製律管分寸與古合。以羊頭山黍實之。亦是一千二百。裝緊自然多幾顆。鬆些自然少幾顆。大槩是一千二百。就如說性善。難道箇箇都是一樣。是大槩人性都善。不甚相遠耳。這一句說性善。甚精到。

問性只在心內否。曰。通身全是性。毛竅中都是性。但

最中光亮發見處是心耳。問：「光明只是心，不是性。」曰：「然。問：心如穀種，何處是性？」曰：「穀種生處，尚不是性。所以生之萬古不變者爲性。性本無形，如大麥萬古是大麥，小麥萬古是小麥，不是性如此。如何不會變？有性所以有許多物事。若沒有這箇，不會變。不肯住的，如何有這許多物事？所以云性立天下之有。」

人與天地本是一箇，其分界處只在一軀殼。而百凡雕斷隔離之患，皆從此生。聖人所以說克己己私。

榕村語錄

卷二十五 性命

十一

克去得盡，則踐形盡性。我便是天。卽中庸所云至聖至誠也。人物皆稟此理以生。吾渾身都是天理。而人物自化，又加之在己。有學問處，物有法度，則存神過化而贊天地，夫何疑。

姚江以一段靈明者爲性。雖少近裏，然所見乃心而非性也。心便有別，但看聲色臭味，平時多少耽著。至遇疾病，便生厭惡。遇患難，便不復思想。惟孝弟忠信，則坎壞之中，轉見誠篤。至於生死利害，更生精采。故知人心道心，確然兩箇。可見義理之性，不

以形骸而生，自不與形骸俱。然嗜慾之性，皆因形骸而有，自與形骸俱亡。此處認得確，發言行事，大段不出定盤星矣。

至陽明格竹子的性，乃格其葉，何以三心，何以空。他木皆通直，他何以有節，不知此形器也，非性也。雖細說亦各有緣故。如鱗屬木，水生木，故鱗如波紋。禽屬火，水生火，故羽如木葉，而食栖於樹。獸屬金，主生金，故毛似草，而深藏於巖谷。介屬水，金生水，故殼似金石之堅。裸蟲是人屬土，故居於平地。分

榕村語錄

卷二十五 性命

十一

屬五行，却不是他的性。惟孔子說得盡，繼之者善，成之者性也。天命本至善，人物承繼來，無不善。及至成形，便有不同。今欲求物之性，總離不了五倫。不特虎狼父子，蜂蟻君臣，睢鳩夫婦，卽草木亦然。以類叢生，是其朋友也。有牝牡，是其夫婦也。發樹必是花開時，問其故，曰樹最護花，欲結子也。是其父子也。其不能全者，形器限之也。其不能斷者，同一性善也。天地與人，其此一性，所以萬古不易。

萬古不易

王守溪許多時文都看不出他的底裏到徹性論便
露出馬脚蓋以金水喻性全是佛家語也性是熱
的事物不是冷的物事是屬陽不是屬陰論人性
當以木火喻之如草木之實其中原具有根幹枝
葉花實及一得土氣而根幹枝葉花實都出其中
性便是如此木火屬發生金水屬收藏如晝夜然
吾儒所說性是白日事佛家所說性是夜間事聖
賢說四德便說元說五常便說仁元足以統亨利
貞仁足以統禮義智佛家却不道元而道真不道
仁而道智都落空了

容村語錄

卷二十五 性命

三

人物皆有五性其參合之中和者爲人偏駁者爲物
至甚偏駁之後則美者亦亡矣人之中有賢不肖
理亦如是

自記○以上論性

仁智相連仁收進來便是智智發出去便是仁禮義
相連禮是燦然有文若不停當如何謂之禮而停
當恰好處便是義信流行於四者之內而位次乃
在禮義之中極有理禮都排在外面若無實心以
爲之本便是詐僞惟有實心故一歸於實事而合

於義也

五常仁可以統四德。生，意無不貫也。信可以統四德。誠心無不存也。智可以統四德。收，任四德。又貞下起元也。

數中一三五可以做主。五行水木土可以作主。五氣冬春中可以做主。五性智仁信可以做主。禮義却做不得主。

仁爲四端之首。故中庸云：肫肫其仁，智能成始成終。故中庸始之以聰明睿智，而終之以文理密察。註

榕村語錄

卷二十五

性命

十四

聖人不輕說死。惟到仁曰：殺身成仁。信曰：自古有死。雖死而生之理存。勇士不忘喪其元。終非其至者。但謂之勇士而已。

問：程子屢駁以愛爲仁之說，愛者仁之用，而非卽仁也。曰：朱子仁說已辨此。旣曰愛者仁之用，獨不可及。其說曰：仁者愛之體乎。問：雞雛之說云何。曰：全在那一點慈處。如嬰兒依戀父母，那一點真心，乃最初之心。人舜做時多少事業，其根本却是夫孝終身慕父母，五十而慕。

覺固不可以言仁亦不可以言智覺者心德仁者性也在天地覺譬則神仁智是生物藏物之理人心只有一團生理發出來便是愛愛不可節謂之仁然其理則仁也爲甚麼又說公則仁大槩人不能全其仁者只是爲私欲所蔽隔克去己私仁心自在公字有工夫愛字無工夫公便愛心自然流出如一片土地但不使瓦石壓占自會生草若強恕則在公與仁之先惟不能仁故用強恕耳然無忠做恕不出纔說恕忠便在內

榕村語錄

卷二十五

性命

十五

智是兩箇而暗藏在內的夫婦是兩類又躲在人不見處的以此推之北是幽暗之方黑是幽暗之色水外闔冬閉藏貞則收斂堅固憂懼亦是隱隱在內盤算的腎亦兩箇藏而不露無不如此

機智是無用的聖人未嘗不有在胸中却不拏出來用所以董子說陽居大夏以生育長養爲事陰居大冬却積於空虛不用之處聖人用底只是仁禮義智是藏在內的義猶半用智全不用若拏出來用便害事如人多端籠絡我架詞作勢我只以老

實應之他句句虛我句句實自然他通身傀儡
沒用處你若再以機變應之益發多出事來必敗
之道也只是義智却是內裏必有的不是可以
無的

後世君子於四德中常用一智些小利害即便百般
趨避問所用恐亦非正經的智曰就是正經的智
亦用不得智本是藏在內的不可以用豈獨智即
義亦半用半不用如事不當做則不做便了若張
揚表暴便有病故用義便有東漢末流黨錮之禍

榕村語錄

卷二十五 性命

六

用智便流於詐僞姦巧之歸三代以上專用仁禮
問文理密察是用智否曰全在內寬裕溫柔也是
他齋莊中正也是他發強剛毅也是他其本位却
是文理密察又問舉錯是用智否曰說到舉錯已
交付與義矣智所以成始成終仁之惻隱義之差
惡禮之辭讓只是一樣獨是非有兩類是處管仁

禮非處管羞惡

以上論五常

性無所不在情亦無所不在心亦無所不在求之五
一衍之位則性之全體屬水心之光明屬火情之萌

芽屬木

心者性之郭廓心如物之皮殼性是皮殼中包裹的

故言心必合性言方是本來的心

鍾莊

萬物皆天萬事皆心心是易知事是簡能

自記

知識者人心是非者道心

自記

心統性情形生神發後便著如此說若論自來須先

說性而後及心心亦性之所生也及有此心則性

具於中感物而動而情生焉又曰心亦性之所生

此句甚險然理却如此有一闕要發見的意思便

榕村語錄

卷二十五 性命

七

是生理

火在人爲心在天爲日日之所及而物生心之所到

而事始

人通身皆心也心所不能通處便不是正理若是理

之所在心無不通豈止一身凡天地日月星辰之

可窺測往古來今之可推求者皆是心之所到通

天地古今止是一心汝楫問朱子云心者神明升

降之舍妙甚平時只說作心是神明之所栖止不

知升降二字是活動的如眼鏡之照日光不是定

在一處正側轉動問光亦隨之而移曰然

汝桿問血肉之心卽心乎曰此心之室週身皆心也當年與德子誇徐善長所言皆錯其時於一切天理人欲都從動靜分看便不是陰與陽都是好的如何說陽善陰惡陽氣也陰形也氣非理也然氣與理近猶之心非性也然心與性近一切欲心都從形體上生來如鼻欲聞好香口要喫好味之類凡此非卽惡也中節仍是善惟過則惡耳虞廷說道心是從天理而發者說人心是從形體而發者饑

榕村語錄

卷二十五 性命

七

渴之於飲食是人心也疇躡不受則仍道心也人道心大體小體都從此分別能中節則人心與道心一矣

以上論心

性有仁義禮智發則爲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情亦然愛欲惡懼其根也發則爲喜怒哀樂愛發爲喜欲發爲樂惡發爲怒懼發爲哀言七情者除却樂字耳以配元亨利貞春夏秋冬循環不已無非是者喜尚無弊到得樂便手舞足蹈易至於過樂與怒不相涉何以樂必變怒但看樂之時心滿意足氣

易驕盈。覺得少不如意。便不快活。無_論不當怒。而怒就是怒得有理。然忍著不怒。何妨。試問此時設在患難中。亦有此盛氣否。怒之後如何轉爲哀。凡怒過。未有不悔者。如漢武窮兵黷武。天下困苦。晚年輪臺之詔。何其哀切。至哀便有好消息來。蓋隆冬閉塞時。春意已萌動矣。由喜至樂。由怒至哀。皆不妨。故是由樂至怒。這一節不好。歸根復命。總在一懼字。懼貫始終。便都好。一部易經。全以懼字爲用神。爲丹頭。以懼始。以懼終。而每爻皆有當爻之位。的道理。懼誠也。爻位明也。以誠貫明。易道也。

榕村語錄

卷二十五

性命

九

情之發。有有次第的。有隨感而發的。有次第者。如元亨利貞。隨感而發者。如水火金木。所謂其發之也一仁。其裁之也義。其行之也中。其處之也正。分明是有次第。然卽其隨感而發者。惻隱是初動的。辭讓是著見的。羞惡是收轉的。是非是包藏的。雖因事迭見。而亦未嘗無次第也。自記

惻隱辭讓羞惡是非。與喜怒哀樂皆情也。惻隱便是喜之正氣。辭讓便是樂之正氣。羞惡便是怒之正

氣是非便是憂之正氣。憂又有惻隱意。蓋北方原有二氣。人能憂則惻隱之心生矣。自記

喜怒哀樂固以懼字爲丹頭。又想土寄旺於四時。喜怒哀樂應有一平字象土。天道之變以漸而至。春至夏。夏至秋。秋至冬。無今日大熱。明日大寒之事。畢竟以漸而變。是平也。寅卯辰辰爲土。巳午未未爲土。申酉戌戌爲土。亥子丑丑爲土。土氣沖和和平下來。漸漸而變。喜至樂。怒至哀。尚以類相從。其勢順。惟樂變怒。哀變喜。若太驟。故營陽王哀樂過

榕村語錄

卷二十五 性命

三

人其哭之慘戚。便哀感行路。方退而歡笑如常。朱子謂是不恒其德。孔子是日哭則不歌。正是此意。當其樂樂得平些。移時怒。怒亦輕些。此理勢之必然。懼與平亦有分別。懼剛而平柔。懼清而平濁。懼屬智。屬水。平屬信。屬土。平是轉灣處。懼是起頭處。天不可說懼。健字便是懼。喜變樂。怒變哀。固須平。樂變怒。哀變喜。尤須平。四時如此。五行亦如此。金生水。木生火。可不用土。水生木。離土不得。火生土。土生金。必用土。纔生出金來。汝楫說平節思也。洪

範配土先生大以爲然。

虛齋蒙引中畫喜怒哀樂中間著箇思字甚好總是收轉念頭無處放心便是聖人希天都離不了此意。

喜怒哀樂歸到仁義禮智便無弊以仁喜以禮樂以義怒以智哀有何弊病喜怒哀樂通乎仁義禮智又通乎元亨利貞便達天德下驗之吉凶悔吝人道無餘矣問中庸自喜怒哀樂起直到位育正是此意曰然。

榕村語錄

卷二十五

性命

廿

聖人之心喜怒哀懼都有但中庸耳如子畏於匡莞爾而笑無君皇皇微服過宋之類呂原明在太學因胡安定見伊川顏子好學論曰真儒出矣遂首先禮拜伊川後來却學佛一日馬行壞橋墮水幾死及起却自咎曰墮橋便墮橋何爲心動從此便在這上頭加工這便異端不是吾儒正道問使孟子際此亦動心否曰不動便是告子參孟子死心塌地服孔子就在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這幾箇則字終身摹倣不能

怒最易發而難制只是理不明若明白時自然有節
天下事只要明白貞下起元先有智而後有仁若
是智不足便仁也差了

怒後卽自己不悔勢亦必歸到哀上來此天地陰陽
自然之理倘用別的來接接不上果接之以喜樂
這就窮了有死之道

無憂患時作又患想亦可以忘怒問程子只說觀理
之是非倘理當怒者自然該怒何爲又想憂患以

榕村語錄

卷二十五

性命

三

平之曰先要忘了纔會隨事觀理謂之忘怒是怒
已平了是土怒之發也如火於時自加一段收斂
退藏之意便是以水濟火以水濟火則怒忘矣但
看水一澄便有泥火一撲滅便有灰皆成土汝楫
云懲窒二字是訣曰又以明爲主看破他的機關
懲窒亦易爲力

天道元亨利貞賦而爲仁義禮智發而爲喜怒哀樂
著事爲吉吝凶悔成效爲治盛亂衰皆相配喜樂
悲哀發見於外却是愛欲惡懼爲之根不愛何喜

不欲何樂不惡何怒不懼何哀哀卽憂也大槩喜
哀無甚病病全在樂怒上樂便驕滿驕滿易生怒
到得哀便有向好消息懼字是回斡造化的金丹
喜樂怒時能懼便不過懼便是禮儀三百威儀三
千之根懼便有和樂生所以程子云肅則雍人君
遇水旱兵荒則懼然必無事時從心中發出大懼
方好凡人遇事精神散亂粗厲浮動便不中用惟
懼便思量處之之道至主意定則不爲他端所惑
矣終日欽欽若對大敵到得金鼓齊鳴決幾兩陣

榕村語錄

卷二十五

性命

七

却意思安閒如不欲戰治亂都是天運然亦不容
無別治由乎天而成乎人亂由乎人而成乎天天
無不治之理推其根由乎天而經綸締造以成之
則治矣情欲利害推其根由乎人事壞天感之
而沴氣作天札災厲至則亂矣懼者致治保邦之
要聖人諄切言之道理要緊處原無多聖人丹頭
在此佛爲轉輪王以心轉乾坤也懼卽是轉輪法
凡看人亦當以此爲訣其人無故知所惕懼或有
所觸而警動非常便是爲善之人有道之器

元亨利貞配春夏秋冬仁義禮智喜怒哀樂吉凶悔
吝前人原如此說至配禮樂兵刑而七情中又添
出樂字爲八是某方如此說禮所以飾喜樂所以
飾樂兵出於怒所謂一怒而安天下之民刑歸於
哀所謂哀矜欽恤內有愛外始有喜內有欲外始
有樂內有惡外始有怒內有懼外始有哀聖人說
顏子好學却說不遷怒程子定性書亦云忘怒觀
理蓋喜樂治之象怒哀則亂之象故聖賢於此兢
始然根源却不在怒而在樂變怒上當樂之時便
松

要留意也丹頭却在懼字當樂之時便提醒一提
醒自然不過由喜而樂由樂而怒由怒而哀由哀
而復喜其過度處皆用思所謂土寄旺於四時也
學者用工却在喜怒哀樂上喜樂怒哀治而天下
平矣天地位萬物育不是空話是實事老吾老幼
吾幼以及人之老幼一怒而安天下之民哀矜鰥
寡樂以天下何嘗不是實事不單是空講道理每
年勾囚但看成案都是樂與怒上死的鬪毆讐謀
也盜劫淫欲也不曾有喜與哀便致極刑者邵子

皇極經世遇物皆成四片却不曾如此配得以上論情

榕村語錄卷之二十五終

榕村語錄

卷二十五 性命

甚



皇極經世遇物皆成四片却不曾如此配得以上論情

榕村語錄卷之二十六

理氣

大極天之性帝天之心

先有理而後有氣有明一代雖極純儒亦不明此理
蔡虛齋謂天地間二氣滾作一團其不亂處卽是
理羅整菴謂理卽氣之轉折處如春轉到夏夏轉
到秋自古及今何嘗有一毫差錯此便是理某初
讀其書只覺得不帖然不知其病在何處及讀薛
文清讀書錄有性卽氣之最好處頗賞其語而未

榕村語錄

卷二十六

理氣

暢至五十一歲後忽悟得三說之差總是理氣先
後不分明耳先有理而後有氣不是今日有了理
明日纔有氣如形而上者爲道形而下者爲器豈
判然分作兩截只是論等級畢竟道屬上器屬下
論層次畢竟理在先氣在後理能生氣氣不能生
理大凡道理不明白處卽以人身驗之如人之歡
欣暴厲者氣也但未有漠然無喜而忽歡忻恬然
無怒而忽暴厲之事何以有喜以有仁之理故也
何以有怒以有義之理故也喜中乎仁之節則喜

得其理矣。怒中乎義之節，則怒得其理矣。是未發之先，此理本自充滿堅實於中，故及其已發，自有條理明乎此，則知天地雖氣化遷流，萬端雜糅，亦不能自主之時，卻有萬古不變的一箇性在。惟其如此，所以人雖物欲陷溺，氣質昏蔽，惟狂克念作聖。天下雖大而君子以爲篤恭，可平世雖大亂而聖賢以爲反手可治，卽謂氣滾作一團，其不亂者卽理。到底有所以不亂者在，謂氣流行不已，其轉折處卽理。到底有所以轉折者在，蔡羅之說，但

榕村語錄

卷五

理氣

二

說到發而中節之和，不會見得未發之中，誠也。中也太極也，卽性也。誠者性之實理，中者性之不偏不倚，無過不及。有未發之不偏不倚，而後有已發之無過不及。極者造化之樞紐，品彙之根柢，樞紐自其生物之旋運，有主處言，如戶之闔闢無端，而扉柱不移，故運行不已，而其生不窮也。根柢自所生之物歸根復命處言，如草木之種入地，榦枝華葉而結果，如種故物之形，千態萬狀而無一不全。其天也，又曰極者至極之義，卽樞紐之說標準之

名卽根柢之說。見到此便覺得聖賢儒先所言無一處不合。

理氣固不可分作兩截。然豈得謂無先後。如有仁之理。一感于事。便有溫和之氣。有義之理。一感于事。便有果決之氣。

虛齋理氣性命說得全不是。門人於其身後翻出他自記一篇。欲將大極圖說動而陽靜而陰之本體。改作全體。不知一改全體。便鶻突了。蓋從頭便有此太極也。人物尚有性。豈天地之大而無性。太極

榕村語錄

卷六 理氣

三

者天地之性也。有太極便不能無陰陽。一直流出毫無虛假。毫無間斷。若本原上明白。雖虛齋之說亦說得通。但須知有太極自有陰陽。不可說從陰陽始見太極。如說由情見性。未始不可。但須知有性斯有情。斷不可說惟有情乃可從此見性也。有太極自有陰陽。與因陰陽而見太極。是大關頭。由彼說竟有以氣爲性之病。張長史於某極有益。長史初登第。自言在監中試無欲。故靜題。他論中有一段言禪定。便說靜故無欲。此論大妙。靜故無欲。

者勉强要靜也。無欲故靜者。自然而靜也。一日某問之曰。理是何物。可是萬事萬物有當然而不可易。卽見得有自然而不容已者否。曰。看來却須倒轉來。有自然而不容已的。故有當然而不可易的。此言殊有味。如人忠孝之心。有一段不可解處。是自然不容已。纔有陳善閉邪。視無形。聽無聲。種種當然之事。與其從氣上說理於此見。不如從理上說氣於此出爲是。又一日因講爲物不貳。復問之曰。爲物的是甚麼。生物的又是甚麼。曰。其爲物的就是其生物的。某曰。這不是向日所說有自然而不容已的。故有當然而不可易的麼。曰。便是。

蔡虛齋分別理氣。不清直認氣爲理。固不是。又或離氣以言理。謂未有天地之先。天地旣壞之後。理依然。在亦不須推說到此。

鍾原

程子言性卽理也。今當言理卽性也。不知性之卽理。

則以習爲性。而混於善惡。以空爲性。而入於虛無。

不知理之卽性。則求高深之理。而差於日用。溺泛。

濫之理。而昧于本源。性卽理也。是天命之无妄也。

理卽性也是萬物之皆備也。

理卽性也。實實有箇本體在。卽乾之元而人之性也。有此便不得不動。不得不靜。故朱子解太極曰。卽陰陽而指其本體。不雜乎陰陽而爲言。極精。程朱說來。若合符節。此外惟真西山有些意思。餘不能也。

汝楫問性卽理也。理可是條理。否。曰。是條理。孔子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順性命之理。謂之理。都是在事物上說。君臣父子夫婦。

榕村語錄

卷六

理氣

五

昆弟朋友不相紊亂。這是理。然此理不是到事物上纔有。性卽有仁義禮智。不可混矣。命卽有陰陽五行。不可亂矣。順性命之理。說得最好。性命皆理也。程子說性卽理也。是因人把性字說空了。故指點此句。其實在事物爲理。人之所秉爲性。天之所降爲命。命本以天言。性本以人言。理本以事物言道。亦理也。但理以事物條理言。道以人所行之路言。然又曰形而上者謂之道。曰天道。曰天理。曰天心。皆是借用字眼。其曰天德。亦借用字眼。德本以

得之於己言。故曰行道而有得於心。謂之德。其曰天命。亦借用臣受君之命的命字。其實命字。仍非本源。天有天之性。若沒有緣故。命箇甚麼。程子兄弟。一生只把這幾箇字眼。想得分明。說得確當。如曰在物爲理。處物爲義。皆至精。言理始於孔子。言性始於成湯。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將命字作賦。予於人之理言。始於劉子。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謂之命。以前言命。多作天之曆數言。理須活看。如陽善陰惡。若說陽是生氣。陰是殺氣。生理。格村語錄

無妾然若臣不稟君之令子不從父之教妻不受夫之節制便不好若臣能盡職子能承教妻能宜家但見君父及夫之好處而已雖各分些功名而不專其美也此方說得通

以上理氣

天的大意只是生人如草木的大意只是結子既欲結子繁多勢必先爲地步不得不有根株枝幹又必有陪生者不得不有葉至結子時千顆萬顆無不與種子相肖雖其中有粗細不成實者亦無不與種子相肖天要生人不得不闢世界以爲之地

榕村語錄

卷六

七

步又必生物以陪之人生雖至萬億無不與天相肖故皆能心天之心行天之道盡其性以盡人物之性真與天一脈何則以天亦只此性而人全得之故也其中卽有庸愚昏惡之人如秕細不成之實然其性亦無不肖也物雖不能自外此性

要不能如人之全以限於氣類之偏蔽故也見得天人同一性自能節節皆通佛家任他虛空粉碎靈光照徹總不離乎氣吾儒平平常常下學上達而所見無非理氣有滅時理無毀時故謂之至誠

誠者實也。

某見得一箇道理頗有關係。老子淮南子邵康節都說天地未有以前渾渾沌沌動靜不分。及到有動靜纔有天地人物。卽張橫渠亦說塊然太虛升降飛揚清而浮者爲陽濁而降者爲陰。連太極圖說亦不離此意。某讀易覺得孔子從不說到天地之先。繫傳說天尊地卑然後說到剛柔相摩八卦相盪。又云乾坤毀則無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都是從天地說起。蓋六合之外存而不論。

榕村語錄

卷三 理氣

八

無稽之言無復證據者。聖人便不言。康節謂過午運後天地日就消滅。聖人不復生亦未必。然恐天地本無壞時。就有大劫數。不過一經大亂。人物幾乎滅盡。便像初開闢一般。雖不敢執定此說。然如堯舜這樣人。忽生出一箇來。亦定不得。堯舜不過是箇至好的人。最平常一點不奇怪。再生幾箇好人。一幫便是唐虞有何異。

看天似無心。然從事事物物體貼來。覺得處處都似算計過一番。如黃道赤道不同極。常疑何不同極。

省得步算多少周折細想若同一極必有百年只
見半日半月之處惟略一差互便隱見盈虧都均
齊矣。

呼如春夏便是內外之氣皆充盈也吸如秋冬便是
內外之氣皆摯斂也但充盈却是內虛摯斂却是
內實非自記

分野之說荒誕無理雖祖冲之約略言之亦大段不
的確以左傳中兩處觀之似是分封時以某星賜
某人使其國有水旱疾疫得而祭禳之未必以此
榕村語錄 卷六 理氣 九

分疆畫界也。

某舊以地雖是天之渣滓因天氣旋轉地在中間又
爲精氣之會今看來精氣之會四字未完善蓋是
天之精氣疑實處天疑實在中間故萬物象之疑
實俱在中間自記

中國不可言地之中惟可言得天地之中氣當黃道
下處日直到頂上其熱太劇當赤道下處一歲兩
春夏秋冬立春春分爲春夏立夏夏至爲秋冬立
秋秋分又爲春夏立冬冬至又爲秋冬惟中國寒

暑晝夜適均而不過所以形骸端整文物盛備
語云百川東注某嘗疑中國不過居地數十分之一
西邊之水西流者甚多如何據此以論大地其實
地雖似圓毬亦似有上下一般西北沙漠之外無
非高山曠野卽西流之水皆是有斲的不似東南
之海無有邊際蓋東南如血脉所注之處古人語
終不錯

地至圓無有上下周遭人皆戴天履地無有偏側倒
置錫曰此蓋地大之故如蟻行于雞卵之下但見

溶村語錄

卷三

理氣

十

其大不見其倒曰固是亦由人與地本相粘聯如
虫行承塵上有時失足墮地不見有人墮向天本
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既有形質不能離地
矣

朱子言自大庾嶺之北水皆北流南高北下嶺南水
皆南流北高南下故浙江冬寒夏熱向嘗笑其語
以爲何處不是冬寒夏熱故語類四纂削去此語
其實應存蓋冬更寒而夏加熱也有嶺爲背夏則
南風不到故加熱冬則北風無遮故更寒浙閩相

去直算不過四五百里如何浙江大雪而嶺南便少爲此故也。

釋史云天地之精華爲四時有四時而後有五行水之精爲月火之精爲日又云天皇十三個頭地皇十一個頭人皇九個頭大可笑四時乃因日而有日傍近氣溫爲春在頭上大熱爲夏稍遠便涼爲秋大遠便冷爲冬據周髀經及西洋人說則半年寒半年暑者有之一年有兩春夏秋冬者有之與

溶村語錄

卷五 理氣

七

中國對過的地方中國的南極是他的北極中國的北極是他的南極中國寒他却暑中國暑他却寒如此倒說先有寒暑後有日月可乎所以聖人萬古之師一切幽渺荒唐之說刪去淨盡說理氣只從天地說起又只說現在的至天地以前天地之終都不說刪書斷自唐虞以前就有文字孔子都不存不似他家從混沌之始懸空揣度以啓後來編通鑑者荒唐幽怪之謬就是天地之初或有神怪事亦不必記只該就有條理處記起

問寒暑之節可驗陰陽之消長而論寒暑乃以去日

遠近之故。則是地形爲之。與陰陽之氣不相干矣。
曰。君以日與天爲二乎。日卽天之心。卽天之目。心
目到處。便是神氣流行。心目不到處。便是神氣休
息。犬浪山之北。我之冬至。卽彼之夏至。我之夏至。
卽彼之冬至。然彼之冬至。猶我之冬至。彼之夏至。
猶我之夏至。無二理也。

問。日行南陸便寒。行北陸便暑。間有一年不寒。又有
一處獨寒者。何故。曰。人事爲之也。雨暘寒燠。風隨
人所偏之氣。勝便能感。名其中。又以爲一方之主
者。所召之氣爲多。

洛村語錄

卷六

理氣

上

日似有面背。一般朝似面。背向故色紅而暖。既中而
昃。似面已掉轉。故色淡而漸寒。不爾。夜氣久而日
初出。應寒。何以暖。日氣蒸至半日。臨晚應暖。何以
寒。且果實東照者先紅。西照者尚青。向舉以問梅
定九。梅云。想果實受露。朝日烘入。則滋液浹洽。而
先紅。西日則露乾久矣。故有異。未知是否。以上

天地

至誠之心。無一事可離得。如五行都是土。土氣流行
無有不貫。土旺四季之說出於京房耳。問何以謂

之旺於四季。以其交際處尤爲易見耳。天之氣化還難遽曉。至存乎人者。可以類推。如喜樂怒哀。是木火金水也。土何在。思是也。喜之過而樂到。將樂時思一思便喜。不至過分。樂之極而怒到。將怒時思一思便樂。不至過分。怒哀亦然。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和氣卽土氣。從來言五行者有三。文王後天圖土有艮坤。月令呂覽土在中央。京房則土旺四季。旺四季者是於交際處見在中央者。是播五行於四時。若不將季夏屬土。便止有四行矣。至文

榕村語錄

卷六

理氣

三

王之說於理尤長。單水如何生得木。單火如何生得金。畢竟須土。若金生水。木生火。可不須土。他如納甲之說五行。既不依生之次第。又不依行之次第。然今星命地形家皆用之。納音之說尤無理。

天地一歲生生之氣。於木驗之。水火金土亦自爲消息。虛盈但不如木之蓄耳。是亦木包四行之證。緣此可見五行內木得生氣之全也。自記

人有問木何以長於五行者。朱子以生氣答之。極是而未盡。蓋具五行之全德者無如木。始發生。繼暢

茂又繼而收斂。又繼而閉藏。由閉藏又復發生。如
仁之貫五常。元之貫四德也。

火外明內闇。水外闇內明。火照人影在外。水照人影
在內。大都外明者必須內闇。所謂外精明而內渾
厚也。外闇者必須內明。所謂內文明而外柔順也。
水在地中有陽氣推盪他方。會敷散潤澤。如人身有
血陽氣盛方能粹然見於面。不爾便血不華色。面
帶青黃黑氣。

土氣原流貫於五行之始終。而發見却於辰未戌丑。

溶村語錄

卷五

理氣

七

到此節一節纔度過去。

以上五行

夫子不語怪神。不說有亦不說無。又說敬而遠之。不
說正神亦不說邪神。到得敬而遠之。卽神鬼亦都
爲民用務民之義。至於天地位萬物育。不特山川
社稷各效其職。卽郵表。囓猫虎之類。都有職事。年
豐則祀之。否則八蜡。不通以罰之。一不語二敬而

遠。竟是鍛鍊鬼神之法。聖門賢者信是畱心。二云

子不語怪力亂神。一云子罕言利與命與仁。二云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嗚呼盡之矣。

問人感天似比感人較易曰自然是如此天者吾之父母也人者吾之同類相與也

問天無心而成化果然無心否曰以爲無心連人亦可謂之無心以爲有心連天亦可謂之有心人存天地間不過偶然氣聚能著三少靈光尚然有知覺何況天地卽父慈子孝君仁臣忠兄友弟恭夫倡婦隨亦是感應自然之理不得謂之有心然謂之無心可乎山川之陰氣升而爲雲天以陽氣壓下遂成雨亦升降自然之理然便有雲師風伯雷公電母運行於其中旣過便都不知歸於何所天地總是一氣塞滿有氣便有象有象便有神

天原發微中言鬼神云天地無空處如一窪之水虫魚生焉糞壤之內蛆蚓生焉以及水至寒也而有雪蛆雪蟄水蠶之屬火至熱也而有火鼠之類由此觀之至微者氣也而氣之中有物至寂者虛也而虛之中亦有物氣與虛而鬼神居焉推而論之却有此理人但因其平生之立心行事死而以類相從憑依感觸而有託焉或清明剛正與明神合

而爲神或幽暗乖戾與鬼怪合而爲鬼佛家說人死後看一點亮處行好人亮處入人神道惡人亮處入畜生道亦是此理

鬼神嗜好與人一般此理詩中言之最詳禮始於飲食詩從夫婦居室說起便以此事其祖考以此塞其田祖以此而社以此而郊問想因神亦人之游魂其生時習於此故神魂亦如此曰天豈亦人爲之而曰上帝居歆何也不須倒看人飲食之性從何來

溶村語錄

卷三

理氣

六

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不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分明說鬼神在天地之外安得謂鬼神無職事但鬼神亦須人幫如勾龍配土神后稷配穀神不獨是功德在人亦因他這一件精通便就是這物事之主問有邪曲不正之鬼神否曰有邵子曰幽暗巖崖生鬼魅這一種喜禍惡福喜亂惡治喜暗惡明喜邪惡正一番亂他一番出現如王章亂而盜賊猖獗卽平時亦有王法管不到處姦姦還時作也

司離騷言扣帝闈之類。想古時便有與神鬼相通之術。曰觀尚書乃命重黎絕地天通。可見堯舜之前。地天相通。至堯舜絕之。乃不相通。佛家說許多荒唐話。亦怪他不得。他那裏原相通。非全掉謊也。只是中庸之道。乃天地之經。此道明。一切鬼神皆服。故絕他。他就不敢通。遠他。他亦不敢怨。

鬼神與人不是兩個。我也。吾之祖父則鬼神矣。謂不與我一體可乎。推而上之。則厥初生民。非天地所生。而何同爲天地所生。皆是一氣。故自古忠臣

榕村語錄

卷六

理氣

七

孝子聖賢豪傑之有靈。而爲神者。皆與吾一體矣。只是聖人說得妙。敬鬼神而遠之。不敬不是。不遠又不是。故爲之禮。以裁制之。應存者存。應革者革。各以其分。則陰陽和而灾祲息。

人總是一心。此心與鬼神本是一氣。故天地古今無復間隔。如今關壯繆之神。禱祈多應。豈果有壯繆之奔馳于天下哉。壯繆之義氣。本在天地。人心自有其義氣。心皆向之。則壯繆之神所憑也。人讀易經。若於天地萬物求之。都隔。只于心求之。則伏羲

文王周公孔子都是我。

人有大好事終身不忘有大可愧恥事亦終身不忘其忘者都是平常沒要緊者耳然亦不可謂不存在那裏偶然觸發却又記起天地間無此物無此影象有此物便有此影象況如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神乃是天地生平得意事如何忘得只是王莽董卓李林甫秦檜之徒亦與天壤同敝是天地大不得意事桓溫乃是別有肺腸遺臭萬年有何好處如今喫一香物惟恐不喫氣悞喫臭物惟恐榕村語錄

卷三

理氣

六

噯氣臭氣噴出如何過得

先時重伍子胥後重朱虛侯今乃重關壯繆只因其人當日死時有一段鬱結處人人爲之鬱結以人之鬱結合之神之鬱結自然兩相感通至於鬱結之久非祭賽祠廟鼓樂祝祈之盛不足以宣洩其氣故致香火之盛迨鬱結之氣漸平則香火亦漸減理自如此皆人心爲之。

程朱說道理極精至說鬼神猶有未盡處朱子說人形既銷亡還有甚麼存於天地間此却小差卽以

人心與事驗之當其心與事相合時居然有此事
至事過後未嘗想要記此事然已有在心裏到久
後偶然題起又記得就是全忘了到底有一影子
未事之先心爲形事爲影既事之後事爲形心爲
影天地既生過這一個形就是過去了亦有此一
個影大約以心法觀之極確一念便是萬事且夕
卽是百年百年卽是千古問草木禽獸亦天地所
生也豈旣銷化後亦有影子曰其靈異者尙能爲
物怪至尋常者如人于沒要緊事隨過便銷銷過

溶村語錄

卷十六

九

亦無矣大概取精多而用物宏者其存爲多

人有不安於心者此事常記得不忘若做得合理便
帖然放下人死爲厲此必有不安也聖賢死則寧
天地泯然同流無不安也非無也其理與天地合
天地存則聖賢亦存張子云沒吾寧也寧字見到
至處

至而伸者爲神反而歸者爲鬼是解釋鬼神字義人
發動于外者爲神藏記于內者爲鬼統言之只是
神別言之却有鬼神之分先儒解何以喚作鬼是

反而歸的何以喚作神是至而伸的。

或疑人死爲鬼使古來靈魂都在豈不塞滿世界此却不然如人讀過的書做過的事說過的話雖多年還記得何嘗見塞滿胸腹鬼亦有消去的只是存者自不少又人有已忘的事追思復記起來者如鬼神你不問他似是無的及誠心求之便又有應。

物類形骸長而神理短人則形骸短而神理長草木如松柏之類有千年者龜鶴亦久而不死人則不

榕村語錄

卷六

理氣

三

能然人雖死而神理常存物類則不能此最易知以尋常日用間驗之如人做一器皿不破毀他他便常在倘一破毀卽不復有矣若作一文字雖毀去還可記誦起來神理存也況大而至於道德本于心性萬古常留誰得而滅之雖草木禽獸久暫不同類人之靈蠢亦不同類然大段如此。

祖考精神便是自家精神上蔡之言盡矣其曰自家

要有便有要無便無却說得稍脫了人心上有天地間便是有了故明道說無說有之語最圓活而

朱子一言以斷之曰有

類聚

朱子事事體貼過能知鬼神情狀一日論鬼怪事深
誣佛法之非有人言信有之朱子曰公見否其人
曰曾見有鬼爲祟但聞寺鐘一扣則鬼一伏朱子
曰大抵鬼亦公輩所爲生時如此信向死後焉得
不爾雖似戲言却有名理

鬼神不得謂之無但不可與相接見如水火然兩者
本相濟然不可見面人或與鬼神夢寐相接尙隔
一層若直見之便非佳事

溶村語錄

卷五

理氣

三

人怕鬼自是胸中愧怍多

神鬼精怪要分得清天地日月是河嶽之神無非生氣
以至人之魂皆神也人既死其魄不散則鬼也精
則龍精狐精之類是有一物而修練久能變幻出
入神鬼之間卽人之仙亦是此類至怪則不正之
氣所生如山之怪曰夔罔兩水之怪曰龍鬪象山
魃木魅之屬是也今人一概名之曰鬼則顛預無
別矣

陳梓言物有性而無心者先生問曰何謂曰如磚

瓦之類先生曰是何言歟有性卽有心天地間不
石之類久則能成精怪靈者象人蠢者象鳥獸若
無心何以成形如管輅上確精和尚家破竈公案
皆是土石而云無心可乎

鬼神是有的佛家說轉生事是偶然有的如雞變爲
蜃雀變爲蛤何嘗個個如是

佛家輪迴之說最難信五經說鬼神多矣並未嘗說
到此偶想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覺得有些意思象
與形總是一氣凡物皆然如水在地其氣升於天

榕村語錄

卷五 理氣

三

便爲雲及雲之墮而下則爲雨爲水如日在大乃
象也以地下之陽燧取之則爲火人在地下天上
亦必有象所以說魂升於天孔子亦謂其氣發揚
於上爲昭明以此論之則聖賢轉生亦有此理總
是天地清明之氣耳想是當其爲雲不自知其爲
水當其爲水亦不自知其爲雲

韓宗伯慕虛病困時某往候之宗伯曰正有一事欲
仗大筆傳信某問何事曰病中見得幽冥之故灼
然不爽吾初疾原非大病止因衆果遠榻徹夜叫

謹連旬不能合眼以致病勢日臻某日諸鬼忽相約於西河沿赴席甫晡相率而去吾竟得寧寢及旦使人訪問則西河沿人果於是夜普度施食自是後諸鬼復還吾亦遂不寐以至於困某曰今者諸鬼在何處曰見君在坐退處榻後矣此事向不以爲信今將記錄示後病不能執筆故以相囑此某面得之宗伯者大抵僧家之普度卽先王祭厲之義於理所有者卽不當斷以爲無但不宜如和尚家說得來全是鬼物爲政耳

清植

榕村語錄

卷三

理氣

三

一友人看佛書公案極多嘗爲某言渠曾攜眷歸鄉舟次杭州一女纔二歲許匍匐坐側呼曰汝明日午時死如是者三渠若不聞又呼曰汝不死則我死如是者亦三渠又若不聞至明日卒皆無它其後友人享有多壽女亦出嫁成家當時友人謂某曰若聞言驚愕必致它異凡此皆是看公案方能解得問死生有命豈因驚愕鬼物便能死人乎曰亦有此理如兩軍相當不動便不敗挑戰者只得敵軍一動事便濟矣某當日與海賊相拒時舍弟

有妻弟某者使舍弟來告曰賊已遣兵五千取道永春火藥手五百取道安溪兩路竝發志在相滅渠從永春來見賊已駐卓埔卓埔距余鄉僅二十里耳彼時若驚愕動足便可禍生蕭牆幸某堅然不動惟令集衆以俟別分遣二人偵之兩路皆不見一賊旣還報其人猶敦促余行某乃笑而止之同年沈尙仁曾卧病三年而後起云爲前生事與鬼鬪訟自此遂盡見鬼物某登第後與陳友造之談幽冥事陳難之曰溫公言三代以前不聞有地獄

榕村語錄

卷五 理氣

西

轉生事自佛法入中國便逐旋添出何也沈云果然如此如今陰司何嘗不日日添出事件與陽世一般又云人於不平事多言豈無鬼神以爲鬼神正直殊大不然如獄瀆正神何嘗問管都是不好的邪鬼多事還不如陽世尙有公道豈惟人死爲鬼廟中泥塑吏役皆能爲祟嘗於早間變人出來日出領退入廟中陳友笑之某曰亦有此理管輅傳中舊碓乃成大鳥以其喙與翅似也大凡土木之類皆能以其形似化爲人物錫曰可見生氣無

一不貫曰然。

閩中有真人元女諸神能行醫方療人疾病往往有驗此雖非人事之正然既有功于人則君子不禁先王八蜡迎貓迎虎貓虎之神何足祭以其有功於人耳年不順成則八蜡不通無益于人則絕之

以上鬼神

天地如雞卵古人雖有其說而未竟其論唐之淳風一行宋之堯夫元之郭太史許魯齋明之劉伯溫皆聰明絕世而皆不知天地之俱爲圓體自西人

榕村語錄

卷六 理氣

五

利瑪竇輩入中國言地原無上下無正面四圍人著其上中國人爭笑之豈知自彼國至中國幾於遠地一周此事乃彼所目見並非浪詞至梅定九出始發明周髀經以爲原如此說何必西學因爲補其闕正其訛于是周髀煥然大明周髀言地如饅首天如上下雨傘合籠日月在腰如在雨傘合縫處人在日月之下不正當傘脊處西人言中國東西南三面皆有人惟北方尙未開闢盡是林樹鬼魅青燐而已中國不見之星甚多西人都圖將

來乃知聖人無所不通周禮中說九州只以景長
景短景夕景朝數語盡之至天地全局只以周髀
盡之

周髀自張平子蔡伯喈皆以爲非周公之書後人遂
謂其荒誕不經惟唐人趙君卿爲之注程朱二子
雖頗露其端而未窮其旨至梅定九始大加發明
遂至統括中西之學爲曆學不祧之祖其功甚大
周髀言北極之下有朝生而暮獲者人指爲謾趙
氏注之云以北極之下有以半年爲晝半年爲夜

榕村語錄

卷五

理氣

三

者故也此語忒煞聰明蓋北極下日在天腰其在
上半盤繞時全是晝及旋到下半便全是夜此理
甚確問其地若彼尙能生物乎曰天地之大德曰
生生意無所不到故雪中有雪蛆離雪則殂火山
內有火樹火鼠離火則死彼處自有彼處所生之
物或非中國五穀耳卽如昌平州溫泉其湯中游
魚無數萍草自然鮮綠將魚投之冷水便殭無非
此理

四遊之說朱子屢述之而不悟其非何也謂地於春

夏秋相那移三萬里。如人在舟中舟移而人不知。果爾則看北極高度當四時不同。何以北極出地之度萬古不改耶。周髀只周公問商高一篇爲經其餘皆傳聞有假托無理之語。却有精到處分別觀之可也。程子謂日無時而不爲精地無處而不爲中。妙極此分明是說地圓而不指明其故。闕於所不見也。又云地無窮者如無端也亦極好。

朱子言天不宜以恒星爲體當立有定之度數記之。天乃動物仍當於天外立一太虛不動之天以測。

榕村語錄

卷三 理氣

之。此說卽今西曆之宗動天也。其言九層之天近人者最和暖。故能生人物。遠得一層運轉得較緊似一層至第九層則緊不可言。與今西曆所云九層一一脗合。

地平之說是地與天相際也。程子以爲四邊有空濶則地在天中一彈丸耳。極得其理。自記

朱子語類中論曆不過六七條而已。盡理法之微妙。今西曆最侈爲獨解處不能加也。自記

三萬里之說無可稽信。朱子又謂三萬里者日軌相

距之數耳。非地只有三萬里也。故語類以程子之言爲悞。然施之於用。則千里一寸之法。自不可通。自陽城至衡岳。又無萬五千里。以爲二至相距亦必襲之說耳。今新曆却以極度推算。凡二百五十里而移一度。地之周圍凡九萬里。三分取一。其徑三萬。或古者三萬里之說。意正如此。而傳者失之。故或言四方之遊。或言二至之距。皆不可曉也。自記

天圓地方之說。蓋以動靜體性言之。實則形氣渾淪。

相周。古人卵中裹黃之喻。是已。曆家又以地平爲

榕村語錄

卷十六 理氣

天

說亦卽目所察。天在地之上下。隱顯各半。而名之爾。夫至順極厚。非方非圓。高下相循。渾淪旁薄者。地之本體。然也。其南北兩端。以去日遠近爲寒暑之差。東西以見日早晚爲晝夜之度。東之夜乃西之晝。南之暑乃北之寒也。如是則東西南北安有一定之中。南北或以極爲中。或以赤道爲中者。亦天之中。非地之中也。此理周髀言之至悉。而漢氏以下。莫有知者。近新曆之家。侈爲獨得。歷詆前說。幾數萬言。惜乎無以髀蓋之術告之者。自記

今言歲十二年填二十八。年火二年金水皆一年行
一度者舉大約耳。實皆有餘分。惟金水則一日一
度。一歲一周。萬古不差毫髮。何則。金水從陽先後
者也。使有幾微之差。則不能追及日而後先之。而
與三星無異矣。張子正蒙云。填星地類而從天。故
其追日最緩。水一歲一盛衰。故歲歷一辰。水者生
道。天地之中氣。故遲疾中也。火日質而微。故其遲
倍日。金水從日。蓋陰必從陽。物感自然。精微之理
也。自記

洛村語錄

卷三

理氣

无

定九言古不知有歲差。後頗有言者。李淳風又掃落
不講。直至一行始援證鑿鑿。一行比李博雅。其言
天自爲天。歲自爲歲。至精。

楊某說曆法。每高妙自奇。使人無可攀躋。梅定九則
極低平。隨人扣之。皆言下。卽得門戶。恐卽此便是
揚不及梅處。大凡說道理。平處卽是高處。

張平子造地動儀甚奇。各處地震皆知之。司儀者報
聞及彼處奏到。時刻皆應。不知何理。定九先生云。
先業師倪先生云。地動儀當是極平。平之至。小者

動便傾響何處地震其餘勢所及者必遠人不覺
而此器平極遂有聲至其語之過於神奇者或有
潤飾也

從來曆學須以梅定九爲第一曩在京師見某所著
曆象本要有未當處許爲改訂乃攜往天津經年
不報某作字趣之報書云西說是矣然中曆古有
其說者不得槩置使西人專美至古說有得其意
而詞未達者須爲達之又恐於其本意有所走作
故須斟酌非造次可定且尊筆文皆簡明下筆時
溶村語錄

卷五 理氣

三

尤須淘汰取精文氣方稱及後訂訖寄示觀之果
如其言此人心虛而厚委曲從容非見到十分的
確不肯出口落筆故其書無一字不可信者

西人曆算比中國自覺細密但不知天人相通之理
如古人說日變修德月變修刑西人便說日月交
食五星凌犯乃運行定數無關災異不知天於人
君猶父母也父母或有病飲食不進豈不是風寒
燥濕所感自然有的但爲子孫者自應憂苦求所
以然之故必先自反於身或是己有不是處觸怒

致然否則亦是我有調理不周而致然因爲徬徨
求醫斷無有說疾病人所時有不須管他之理無
論天子卽督撫于一省知府于一郡知縣于一邑
皆有社稷人民之責皆當脩省卽士庶雖至卑賤
似不足以名天變然據理亦當脩省如父母怒別
個兒子時凡爲兒子者俱當畏懼父母斷不因其
畏懼而謂我本怒他於爾無與而反增其怒者通
天地人之謂儒揚雄謂知天而不知人則技西人
此等說話直是陰助人無忌憚天變不足畏之說

榕村語錄

卷五 理氣

三

以上
曆法

